

新惊险小说译丛

冲破封锁线

[德] 菇礼士·维尔尼著



新科学丛书

冲破封锁线

[德] 茹孔士·维尔尼著

廖 尚 果 译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• 內 容 提 要 •

美国南北战争爆发的第三年(1863年),英国的一条“德尔夫”号商船准备冲破封锁线到查尔斯吞去做买卖。在船上,发现船員科洛斯登和他带来的一个海員学徒占尼,有贊助黑奴解放运动的行跡。他們是去看望占尼父亲的,他因为支持黑奴解放运动,被关在监牢里。后来由于科洛斯登的机智和占尼的感化,使艦長政治上有了覺悟,他便冒着生命危險把占尼的父亲救了出来。回英国后,他与占尼結了婚。“德尔夫”冲破封锁线的航行,情节非常緊張、生动。

Jules Verne

DBR BLOCKADEVECHER

Verlag Neues Leben Berlin, 1936

冲 破 封 鎖 线

(德) 茹尔士·维尔尼著

廖 尚 果 译

◆

江苏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〇〇一〇

江 苏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

南 京 明 南 路 十 一 号

新华书店江苏分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

◆

开本 787×1092 1/36 印张 2 字数 37,000

一九五七年十一月第一版

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14,500

封面設計 胡世德

那是1862年十二月三日那一天的事情。蘇格蘭那個最大的城市格萊斯哥的居民，都出現在大街上面：船主和水手，工商业的老板和工人，妇女和小孩，他們都爭先恐后地对著克尔文船塢走去。这是鼎鼎大名的图特和麦格萊哥尔造船厂的船塢，建立在蘇格蘭西海岸那条最大的克莱特河的右岸。克尔文是克莱特河右岸一条支流的名字。这个克尔文船塢离格萊斯哥市区只有几分鐘的路程。

那一天，对著这船塢走来的人們，很快便到达了他們的目的地。他們到这里来的目的，是要趁著那条叫做“德尔芬”(注)海船下水的机会，来看看熱鬧。說起海船怎样下水这一回事，格萊斯哥的居民們真的是熟悉到看都不要看了，为什么对于今天这条海船的下水，他們还要赶来看熱鬧呢，难道这条海船在構造上有一些特別的地方嗎。

这是一条有一千五百吨位的裝甲海船。那时候海船構造上一切最新的东西，它沒有一样不具备。船上安裝着五百馬力的高压机器。船尾安裝着兩副独立的螺旋

(注)Delphin是一种鯨魚，普通譯作海豚。它在西方神話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，同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艺术对象。如果把它譯作海豚，它的一切抽象意义都喪失了，所以这里用它的譯音。

——譯者注

繫。由于这些構造上的优势，說起航行速度，它是超出了那时候的一般海輪之上，尤其它能够有極有限的海面上旋轉自如。据那天到来看熱鬧的一些造船專家的意見，这海輪就是裝滿了貨物，它吃水也不会很深。因此他們推測这海輪是准备穿过不怎样深的海峡航行的。

“德爾芬”海輪虽然是有这些構造上的特点，但是这决不可能就是那一天人們象潮水一般向它涌过来的主要原因。

落潮的时候到了，用航海的術語來說，当海洋“固定”起来的时候，“德爾芬”海輪便开始它的下水工作。船的四周圍支撐着一根根的柱子，柱子底下墊着逐漸厚上去的鉄舂。現在人們手里拿着鉄錘，对准柱子底下的鉄舂，同时打进去，劈雷一声似的，船便升起来了。船上的机器一开动，整个船身便震动起来，全条船也同时向前移动。开始移动得很慢，跟着便越来越快。凡它經行的地方，都預先涂滿了油脂，几分鐘之内，船便在它自己噴出来的、白云般的水蒸汽里面，滑出了船塢，对着克萊特河的河面駛进去了。留下來的船尾剛接触到河底的淤泥，全条船就向前面一升，便升到浪头上面来了。这时候它乘着勇往直前的威勢，向克萊特河左岸飞也似的开去，如果不是船員們赶快把所有的錨拋到海里去，这条“德爾芬”輪船必然在河的左岸碰得粉碎。

“德爾芬”海輪的下水工作很順利地完成了。西岸的人們看見它非常威武地浮游在河面，一齊拍掌歡呼起來。

為什麼它能夠得到人們這樣熱烈的拍掌、歡呼呢，唯一的原因，就是因為它是一條很神秘的海輪。凡是不知底細的人們，都承認它是帶有神秘的性質。關於“德爾芬”神秘的航行任務，當時的人們有着各種不同的想法。

那些消息靈通的人們，或者自認是消息靈通的人們，都異口同聲地說：“這海輪是開往新大陸那邊去的，它要投入美利堅合眾國的南北戰爭裡面去。”但是，它是要替北美聯邦服務，還是站在要維持黑奴制度的南美聯邦那邊呢，對於這一個問題，他們便沒有方法可以答复了。實際上除了韻孫·普雷飛企業公司最高負責人之外，是沒有人能夠答复這問題的。

韻孫·普雷飛企業公司是格萊斯哥市內資本最雄厚、最有勢力的一個企業組織。只要有利可圖，別家企業公司做不到的事情，它都可以做得到。它的經理，韻孫·普雷飛，今年五十多歲，頭腦很清楚，尤其具有敢作敢為的精神。英國人說的什麼“純血種海上商人”，他就是這樣一個典型人物。除了商務利潤之外，別的事情他一概不管。

他的姪兒，占斯·普雷飛，是不列顛商船艦隊里面的一個王家船長，年紀才三十歲。有一天，他這個姪兒陪着



他在都市餐館的走廊上面喝咖啡，對他陳述了一個非常英勇的計劃……。

占斯在他面前坐着看了好几份美國報紙之後，才對他說：“韻孫叔叔，這門生意還不需要四個星期的時間，你就可以得到好幾百萬的利潤。”

“拿什麼東西博得這些利潤呢？”

“一條船和貨物。”

“還有呢？”

“一個船主和一些水手。但是這是包括在一條船之內的。”

“把計劃說來听听！”韻孫叔叔肯定地回答。

“‘論壇報’、‘報知新聞’、‘泰晤士報’、‘弗基尼亞首都新聞’、‘美國展望報’，你不是都看過了嗎？”

“大約總看過二十次了。”

“你大約和我一樣，相信美國的南北戰爭還會耽擱很久吧。”

“很久，很久。”

“你大約也知道，美國的南北戰爭對於英國，尤其對於格萊斯哥，影響很大。”

“對於普雷飛企業公司影響更大，”韻孫叔叔毫不思索地回答。

“是的，特別是普雷飛企業公司受了很大的影響，”年輕的船長附和道。

“我想起商業上由於這次戰爭所受的打擊，我真的是毛骨悚然。這些美國人，不肯是要維持黑奴制度，或是要取消黑奴制度，我恨他們真是恨入骨髓。”

從群眾利益高於個人利益的人道主義出發，韻孫·普雷飛所說的那一番話當然是不對的。但是他說的海外貿易由於這次戰爭受了很大的影響，這倒是當時的確實情形。格萊斯哥由於這次戰爭所受的最大打擊，就是沒有美國的棉花進口。格萊斯哥總共有二萬五千架紡織機。在美國南北戰爭爆發之前，它每天出布六十二萬五千公尺，這就是說，一年之內，經它加工製造的棉花，總共是五千萬磅。自從戰爭爆發以來，美國棉花停止了進口，格萊斯哥的紡織工業受到了致命的打擊。所有工廠都被迫停工，許多工廠還宣布了破產。

面对着这种可怕的情形，占斯·普雷飞定下了他的英勇的计划。“我要设法弄到棉花。不管要经过怎么样的艰难险阻，我总要把棉花弄到手。”

“你准备怎样进行，”韵孙叔叔问。

“事情简单得很！我们造一条航行速度很快的船，船上要有很大的吨位。”

“办得到。”

“船上装满军需品，象弹药、粮食、军用服装之类。”

“办得到。”

“这条船由我负责指挥。我冲破北美联邦舰队防线，到达南美联邦的一个港口去。”

“你到达了那边之后，把船上那些军需品卖给南美联邦。”韵孙叔叔很得意地说。

“船上装满了棉花回来。”

“出极低的价钱把它买进。”

“这也是我的意思，韵孙叔叔。”

“你什么时候动身，”

“有了船马上动身。”

“我答应你赶快把船造好。但是那些水手，”

“我自然会把他们找到。”

“还有，占斯。你打算在南美联邦哪一个海港登陆，”

“在新奥尔良、雅尔明吞·撒文纳那些海港上已经到

达过许多由欧洲开来的船只。我打算直接把船开到查尔斯吞海港。除了那条“貝尔謨达”海船之外，还没有别的一条英国船开进这个海峡呢。开进那里面去的第二条船，可能就是我那条船了。”

“那边滿天滿地都是棉花，”韻孙叔叔說。“听说因为不能出口，人們把它拿来当柴燒。”

“一点都不錯，”占斯附和說。北美联邦在海上和陆上把查尔斯吞圍困得水泄不通，沒有东西可以运进去，也沒有东西可以运出来。在那里担任防守的那位波尔加將軍的彈藥接济很成問題。我运进去的那些軍需品，当然他是什么价錢都愿意出。”

“好的，占斯。你估計什么时候可以出海？”

“大約半年。那时已經是冬天。冬天夜長，对我们很使利，我們要爭取在冬天开进那边去。”

果然五个月之后，那条如期造成的“德尔夫”海船便下水了。‘它要航行到哪里去？在沒有事实証明之前，这岂不是誰都猜不出来的一回事嗎，

到了十二月底：“德尔夫”举行試航。試航的成績非常美滿。海程測驗器測驗的結果，每小时航行十七海里——那时候無論英国、法国和美国的海船还没有达到这样快的航行速度。

十二月二十五日，“德尔芬”停泊在格莱斯哥铁桥过去不远的的一个码头装货。岸上堆积如山的軍用服装，武器和彈藥，很快便被吞进“德尔芬”的貨艙里面去了。由于这些物資的搬运，“德尔芬”神秘的航行任务便全部暴露出来了。事情发展到了今天，韻孙·普雷飞企业公司真是沒有方法可以把“德尔芬”的航行目的地繼續隱瞞下去了。难道不把航行目的地說出来，可以雇到水手嗎？水手們听說要航行到查尔斯吞海港去，誰也沒有被那边的战事吓倒。除了很高的工錢之外，他們还可以分到一部分的紅利！只在二十四個鐘头之內，占斯·普雷飞的海員名冊上便已經登記了三十个海員的名字，个个都是适合在英国的王家商船上面服务，积有丰富的航海經驗的海員，

“德尔芬”定在一月三日出海。到了十二月三十一日，一切都已經准备停妥。所有艙位都堆滿了彈藥和糧食，煤仓堆滿了煤炭。

一月二日，船長占斯·普雷飞便到船上来行使职权。他要把船上的每一个部分都巡視一遍。这时候来了一个男子站在甲板上，他要找船長談話。一个船員把他帶到船尾甲板上来見船長。

那是一个体魄魁偉的男子，胸部很发达，臉色帶些紅。看样子虽然沒有受过什么教育，但是很伶俐聰明。他在甲板上到处張望，看来好象是不懂得船上的生活習慣。

当他看见桅杆上面那些索子在那里摇动时，他也做出一个老海员的样子，整个身体摇摇摆摆起来。现在他来到船长面前了。他瞪了船长一眼，然后开口说：“占斯·普雷飞船长，”

“我就是。有什么事情，”

“希望你把我安插在‘德尔芬’船上。”

“没有空额了。所有船员都已经雇齐。”

“啊，多用一个人，不见得有什么坏处，只有好处。”

“这是你的见解。”

“是的，我的见解是如此。”

“你是做什么职业的，”

“是一个经得起风波的海员，我可以向你提出保证；海员是我的终身职业，同时我也是一个非常规矩的、说得做得到的男子。我把我的膀子给你看看，象这样两条膀子，在船上随时可以用得着的。”

“除了‘德尔芬’之外，还有别的海船；除了占斯·普雷飞之外，还有别的船长。为什么你偏要来找我呢，”

“因为我下了决心，要到‘德尔芬’船上来，在船长占斯·普雷飞的指挥下服务。”

“但是我不需要你。”

“一个有气力的人是随时随地都可以用得着的，假如你要证实我的气力，你把你最有气力的、三个或者四个伙

計叫來，和我斗斗看好了。我很愿意把我的本領拿出來給你看。”

“你真是很够热情。你叫什么名字，”

“科洛斯登。”

船長退后了几步，为的要把这个粗蛮大汉更加仔細地观察一番。根据他的身材，面貌看来，他替自己吹噓的那一番話，可能不是假話。

“你航行过什么地方，”占斯·普雷飞問。

“打个折扣來說，到处都航行过。”

“‘德尔夫’开到什么地方去，負的什么任务，你可知道，”

“正因为我知道，所以我要跟着一块去。”

“象你这种派头的海員，我不用你，上帝会責罰我的。”占斯·普雷飞船長指着站在旁边的一个船員說：“好吧，你跟着他到航务总管麦梯夫那边去，把你的名字登記起来。”

科洛斯登动都不动一下。

“哪——听懂了沒有，”船長問。

“听懂了，”科洛斯登說。“我还想向你建議一樁事情。”

“你的花头真多。”占斯有些不耐煩起来了。

“只还有兩句話，我說完便沒有事情了。船長，我要

告訴你，我還有一個姪兒。”

“我知道了。你的姪兒有一個漂亮的叔叔。”占斯·普雷飛挖苦了他一句。

科洛斯登哼了兩聲，沒有說話。

“你的話說完了沒有，”船長問。

“是的，我想知道，誰把叔叔雇了來，不是也可以把他的姪兒一塊雇來嗎，”

“這倒也是一個見解。”

“也可以成爲一種例規：你不答應這個來工作，那個也不來工作。”

“你的姪兒是怎麼樣的一個人，”

“他是一個今年才十五歲的小伙子——我想隨身訓練他將來能夠成爲一個很好的海員。”

“科洛斯登師傅，你是不是要把‘德爾芬’當作是一個訓練海員學徒的學校，”

“我們似乎不應該把海員學徒看得太輕，”科洛斯登回答。“最先是海軍提督納爾遜，後來是海軍提督佛蘭克林，他們不都是由海員學徒出身的嗎，”

“你真是了不起，我的朋友！”占斯船長大聲說。“你還會說話。你把你的姪兒帶來吧！如果你的姪兒的叔父將來要使我失望，那末，讓他領教我的作風好了。去吧，一個鐘頭之後再回來！”

科洛斯登当然用不着占斯船長对他說第二次才走。临走的时候，他匆匆忙忙地对占斯船長行了一个不怎样熟練的海員的礼。歇了一个鐘头之后，他帶着他的姪儿又到船上来了。这个十四、五岁的小伙子，身体很弱，臉上还有一些病容。他很怕生，来到这样一个新的环境，沒有一样东西不使他感觉得惊奇。科洛斯登用話来安慰他。“不要害怕，不会有人把你吃进肚子里面去的。你要躲起来，將來有的是机会，現在你是躲避不了的。”

“我不害怕。”小伙子低声回答。

当天晚上，海員科洛斯登和海員学徒約翰·斯迪司两个人的名字便登記在“德尔芬”的海員名冊上面了。

第二天清早才五点钟，机器房里面已經生起火来了。透过活塞的水蒸汽絲絲地响着。“德尔芬”随时可以开船了。

天色虽然很早，在格莱斯哥铁桥上和碼頭上已經挤滿了人。最后一次欢送“德尔芬”出海的仪式已經举行过了。韻孙·普雷飞到来給占斯船長送行。“占斯，快地开到目的地，更快地开回来。第一要好好地利用机会，用很高的价錢卖出去，用很低的价錢买进来。你叔叔对你的尊敬，你是用不着怀疑的。”

韻孙·普雷飞說完了这一番由“商人万宝全書”里面套出来的話后，叔叔和姪儿便分手了。其他那些送行的

人，也离开了“德尔芬”。这时候科洛斯登和約翰·斯迪司正站在船头甲板上。科洛斯登說：“順利得很，順利得很！用不到兩個鐘頭，我們便飄在一片汪洋大海上面了。”

海員学徒只伸出手来和科洛斯登提了一回手，一句話都沒有說。

占斯·普雷飞亲自指揮开船。他問他的航务总管說，“是否有足够的水蒸汽，”

“有，船長。”麦梯夫回答。

“那末，解纜吧！”

海員們很快便完成了开船的工作。船尾的螺旋槳开始轉动了，全条船也开始震动起来。在欢送的人們欢呼声中，“德尔芬”在許許多多的海船中間穿过去，很快便驶出了格萊斯哥港口。

“德尔芬”的船員虽然沒有經歷过海上的战役，沒有搶劫过海上的輪船，但是他們懂得的是航海技术。人們对于他們也沒有別的要求。一句話，他們是熟練的商船船員。

“德尔芬”很快便驶出了英国的領海。四方八面看不見任何一条輪船。站在司令台上远望，真的是海天寥廓，唯我独尊。

天气虽然是很冷，但是桅杆的了望台上，日日夜夜都

有人担任了望，只要在水天一色的那条线上看见其他船只的桅杆尖顶，便立刻发出信号。占斯船长每天晚上都吩咐那个航务总管，让担任了望的人员勤勤换班，在桅杆的了望台上站得久了，那些寒气是没有人可以受得住的。”

“一定照办，船长，”麦梯夫每次都这样答复他。

“科洛斯登说他的眼睛很好。我们要把他考验一下。你可以叫他担任明天的早班了望。万一发生一些不如意的事情，你立刻报告我好了。”占斯船长说完了这一番话，就回他的舱房去了。

麦梯夫把科洛斯登叫到面前来对他说：“明早六点钟，由你在福克桅杆上面担任了望。”

科洛斯登只哼了一声，把这任务答应下来了。麦梯夫刚一转身，他便开始唠叨起来。到了最后他太声说：“这算是什么，要我爬到福克桅杆上面去，”福克桅杆是接近船头的那根桅杆。科洛斯登不懂这个航海术语，但是他又不敢请教别人。

这时候他的姪儿约翰、斯迪司，来到船头甲板上面。“你好吗，了不起的科洛斯登，”他问。

“还好，还好。”科洛斯登回答时勉强做了一些笑容。“只有一桩事情不大对。这条鬼船震动得象由水里拖出来的一条狗一样，我恶心得快要受不了了。”

“怎么办，”那个海员学徒对他非常地表同情。